



民警阿尼金

B13E 21/04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民警阿尼斯金

(中 篇 小 说)

[苏]维利·利帕托夫 著

孙培伦 徐元春 译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原名 《Деревенский детектив》
译自〔苏〕《旗》杂志1987年第10期

民 警 阿 尼 斯 金
〔苏〕维利·利帕托夫 著
孙培伦 徐元春 译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

(上海东体育会路166号)

上海外国语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3.5印张 70千字

1984年1月第1版 198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3,000册

统一书号: 10218·012 定价: 0.35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中篇小说主要围绕乡村俱乐部里失窃一架贵重的风琴这一情节展开，真实地反映了当代苏联农村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揭示了鄂毕河沿岸农村中的社会道德问题。

小说针对青年一代存在的好逸恶劳、松松垮垮、扰乱治安等不良倾向，提出了“青年人如何才能不玷污父辈的荣誉”这一尖锐问题，从而使书中揭露的种种弊端，具有普遍和深刻的教育意义。

维·利帕托夫(1927—1979)是苏联当代著名作家。小说文笔流畅、含蓄；人物刻画朴实、细腻，富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俱乐部主任格纳季·尼古拉耶维奇·帕兹德尼科夫自诩是村里最有教养的人。他来到克德罗夫卡不过才两年。到村里的当天晚上他就露了一手：头戴一顶宽边帽子，脚上穿一双半高腰红皮鞋走进俱乐部；说话慢声慢气，仿佛身上哪儿碰疼了似的；眼睛眯缝着，把鞋跟弄得咯噔咯噔响。格纳季·尼古拉耶维奇会拉手风琴，舞会一开始他就宣布：“肖邦的波洛涅兹舞曲！”每当他同年轻妇女打招呼时，就低低地点头，使得一头平直的头发全都披散开来……

两年来，格纳季·尼古拉耶维奇在农村的生活倒很安逸，大家不久就同他搞得很热乎了；他手风琴拉得出色，从不拒绝光临婚礼、命名日或是欢送会，所以他颇受人们的喜爱。区民警代表阿尼斯金同格纳季·尼古拉耶维奇也相处得很好，他十分尊重俱乐部主任的谦恭和学识。因此，在一个晴朗的九月的日子里，当格纳季·尼古拉耶维奇突然亲临民警代表的家时，阿尼斯金并不是在起居室接待他。

“请到办公室，”他简短地说，接着钥匙一响开了门。“您是小事不登门的，应该作笔录。”

在称做办公室的房间里，阿尼斯金把两扇小窗统统打开，皱着眉头取出了几张纸，一只不洒墨水的墨水瓶和一枝学生用的“平头”自来水笔。民警把这些东西在桌上放好，

然后说：

“这儿有蟑螂，您多包涵！”

“噢，别这么说！”主任接口道，“您知道，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对于蟑螂我从来都不介意。”

主任象平时那样慢条斯理地说着，眯缝着眼睛，仿佛站在太阳底下。他还不时地瞧瞧脚上一双松紧口短袜。然而这位民警却发现他的脸上流露出一不安和胆怯的神情。阿尼斯金忽然把双手搁在腹部，转动了几下手指。

“格纳季·尼古拉耶维奇，令人非常感兴趣的是：蟑螂是靠啥活命的呢？您是有文化的城里人，您肯定知道，办公室里可没有蟑螂能充饥的东西……”

“没有，没有！”

“说不定它们是啃窗缝里的油灰吧？”民警深思地说了一句，“油灰可真不少呀……”

阿尼斯金讲了这句话就不吱声了，耐心地沉默着，瞪着一双虾眼，时而转动着手指。他呼吸舒畅。眼下正是九月天气，靠窗口一棵多年的稠李树的叶子不时地在摇曳，发出嚓嚓声；远处鄂毕河秋天时分缓缓的流水碧波粼粼。

“嘘！”阿尼斯金舒了口气。

“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主任说道，“艺术属于人民。电影不用说是艺术中最有群众性的一种形式。可是，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音乐却负有教育人民的使命，不仅在审美方面，而且，如果可以这样讲的话，还有政治方面的。歌曲能够帮助我们进行建设和生活，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

“嗯，说下去！”

“可是手风琴却被人偷走了！”格纳季·尼古拉耶维奇

说完，脸都涨红了。“昨晚十一点十五分，我用洒了滑石粉的柔软的法兰绒把手风琴擦了一遍，十一点二十五分把它放进琴盒，然后放到俱乐部的大橱里。可是在……”主任瞧了瞧手表。“今天早上七点四十分我到俱乐部，想作好充分准备，迎接星期日义务拾麦穗活动时，手风琴……却不翼而飞了，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格纳季·尼古拉耶维奇挥动双手叫嚷道。“被人偷去了！”

俱乐部主任的双手落在膝盖上，脑袋耷拉在肩上；阿尼斯金喉咙里发出奇怪的咯咯声——他看到在格纳季·尼古拉耶维奇的眼眶里滚动着大颗的、女人才有的泪珠。主任不怕难为情地当着民警的面，用小手帕擦掉了泪水，哽咽着说：

“两个音区^①的手风琴！两个音区！”

民警不知道音区是什么意思，但主任的话里流露出一种绝望的心情。于是阿尼斯金站起来，走近格纳季·尼古拉耶维奇，俯身望着他。

“值多少钱？”他轻声问。

“唉，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事关高尚的艺术……”

“究竟值多少钱？”

“我花了三百五十卢布……”

“三百五十？”

阿尼斯金回到原位上，往下一坐，弄得凳子咯吱咯吱响，他毅然把墨水瓶挪到面前。但他只是蘸了蘸笔，并不立即着手写什么。阿尼斯金身体肥胖，笨重，生着一双暴突眼。他盯着俱乐部主任，显得严厉；他不时牵动着下嘴

① 音乐术语。乐器可根据其音高与音色特点划分为若干部分，每一部分叫做一个音区。——译者注

唇，喘着粗气，仿佛一辆咻咻喷气的长途机车。

“格纳季·尼古拉耶维奇，您当然不清楚我们的法律，”他严肃地说，“但是这桩盗窃案件相当于被偷了一头好牛，仅次于偷窃一辆摩托车……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在农村里象这样重大的案件从一九四八年起，也就是在瓦利卡·苏奇科夫从一个残废军人那儿偷走两块德国毛料之后，还未曾发生过……”

“哎呀，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

“请不要说话，手别乱晃，回答问题吧！”

二

很快(半小时内)阿尼斯金记下了俱乐部主任的陈述，然后将作笔录的几张练习簿纸叠成四折，郑重其事地放进他那腰围宽得出奇的裤子的口袋里，呼哧着站起身来，带着仿佛最后一次做这件事的神气，走到窗前。有一阵子，大约一分钟之久，他凝望着那棵多年的稠李树和鄂毕河，之后他长长地喷了一声，没有转向主任就说：

“再次请您原谅，您的手风琴在谁手里，一时还无法断定……我当即怀疑到的那个人，昨天到利涅夫斯基浅滩钓鱼去了，后来又想到的一个，人家已经四年多不做这种坏事了。因此可能冤枉人。总之一句话，格纳季·尼古拉耶维奇，事情很严重，要全面进行侦查……走吧，咱们到俱乐部去！”

阿尼斯金的腿脚虽然不太灵便，也难得走动，但他们用了十分钟时间就赶到了俱乐部。主任已经伸手在掏钥匙了，但阿尼斯金阻止了他，甚至不让他走上台阶。民警嘟嘟囔囔地说了仿佛这么一句，“站着别动！”——随后就小心翼翼地走近台阶，佝偻着身子，低着头久久地仔细查看厚厚的松木板。他看出了什么名堂，主任并不清楚，但阿尼斯金极不满意地哼了一声，又含糊不清地说：

“窗子要检查。”

克德罗夫卡的这个俱乐部虽不算很旧，但也并不新，它的进深有点象消防队的车库，因为旁边有两扇宽大的

车库门。正面倒象一家农村消费合作社商店：门上斜钉着铁条，挂着一块“俱乐部”字样的牌子，栏杆围住的台阶两旁各有两扇窗。除了这几扇窗，俱乐部里就没有别的窗了。

“喔——哦！”

阿尼斯金踮起脚走近有格子的窗户旁，喘息着开始用手指按压窗上的玻璃。每扇窗有十二块玻璃，他全都摁过了，但没有发现松动的地方，就不以为然地摇摇头。阿尼斯金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蓦地急步跑向俱乐部的另一面，就是有着两扇车库门的那边。主任也碎步快走地紧紧跟上，但民警用懊恼的手势拦住了他。

“别跑，别跑！”

民警独自不慌不忙地走近头一扇门，拉了拉——关得死死的；又慢慢走到第二扇门前，一拉，门慢慢地开了，没有一点响声。阿尼斯金在拉第二扇门时，也象拉头一扇门那样使了点劲。这时眼看他就要仰面跌倒在地了。

“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

“站着别动！”民警稳住脚跟，冷漠地说，随手又将门关上。“哦——哦！”

民警和俱乐部主任都愣着不动了……这时候已经是早晨八点多钟了，黄灿灿的晨光铺洒在乡村的地面上，大地是那样安谧，空气是那样洁净，只有在九月的鄂毕河上，才能呈现如此的景色。那时，落叶在人们脚下碎裂而沙沙作响，河水清彻见底，人们的感情，犹如古老的黑杨树上的落叶那样，轻柔飞舞，企求归宿。

“这扇门是开着的，”阿尼斯金的话声不高，“门没有锁上嘛……”

无论他自己，还是俱乐部主任，由于沉思默想竟没有发觉身旁已经围着好几个小孩子——他们有的小心翼翼、腼腼腆腆地走近来，有的从树丛中和篱笆后面爬过来，有的从隐蔽的出入口钻出来。这都是一些五岁至八岁的小不点儿（年龄大一点的或者在拾麦穗，或者正在收割），但就是这种年龄的小家伙来得也不算少了。当阿尼斯金从沉思中回过神来时，已经被一些长着一个个温顺的、不同发色的脑袋的孩子们团团围住了。靠得最近的一个，羞怯地在用脚指挖着泥土，那是阿尼斯金的小儿子维季卡。他张着嘴，一双眼睛也象父亲那样瞪得老大。

“瞧我不把你们抓起来！”阿尼斯金说，他的声音虽然很低，却使人害怕。“抓住了，就要罚你们罗！”

孩子们听了这句话都往后退去。一转眼民警就把他们忘在脑后了。

阿尼斯金下意识地使了个眼色，向俱乐部的大门走去，一路仔细地观察地面。在靠近大门的地方他站定了，但站了不多一会儿，就试着开了门，进到里面，这才对主任说：

“格纳季·尼古拉耶维奇，您稍过一会儿进来。”

当主任走进黑黝黝的俱乐部里面时，看不见民警人在哪儿，只听到粗重的喘息声和地板的低沉的咯吱声；这兴许是阿尼斯金正摸索着走向另一个房间，那是用作集体农庄业余文娱活动、存放乐器的地方，通常地方当局的头面人物：农庄主席、村苏维埃主席，还有区民警代表阿尼斯金本人，也常在电影开映前到这里坐上一会儿。

果然不出所料，阿尼斯金站在那间房间里，他以民警微微眯起眼睛的神态盯着敞开的大橱瞧，橱里面放着红

布、一堆刷标语、口号用的颜料盒。屋里散发出一股灰尘、黄瓜、化妆油彩的气味。

“俱乐部的门应该锁上！”民警令人费解地笑了笑说，“昨天，格纳季·尼古拉耶维奇，不用说是周末，干完工作，有人想喝一盅也无可非议，可是门总该锁上嘛，格纳季·尼古拉耶维奇……”说到这里，阿尼斯金从背后拿出一截吃剩的黄瓜，把它放在一张积满灰尘、只有三条腿的桌子上。“照您说是什么时候关上大橱的呢？”

“大概是晚上十一点二十五分的时候……”

“瞧您，格纳季·尼古拉耶维奇，现在您说是‘大概’，而刚才说……不过问题并不在这里，格纳季·尼古拉耶维奇，问题是眼下手风琴没啦，啊？”

放在大橱里的手风琴确实不见了——颜料盒依旧放得好好的，红布没少，一把折断了的三弦琴也在，可就是手风琴……那架手风琴不见了。一时语塞的俱乐部主任由于内心苦恼，感到浑身提不起劲来，他正打算坐到皱巴巴的、花色鲜艳的沙发上去，但民警却不让他坐下。

“咱们先不忙坐，格纳季·尼古拉耶维奇，咱们别坐！”

“咱们别坐！”这句话阿尼斯金一口气连讲了五六遍，声音越来越低，音调也一次一个样；他自己正用眼睛搜索着整个房间：窗子、地板、门窗装饰面板和桌子、柜子以及暗角、天花板和背后的房门，一一都检查到了。民警虽然站着不动，头却不停地、专注地转动着；不一会儿他如释重负似地叹了口气：

“嗯，这么说，格纳季·尼古拉耶维奇……”

阿尼斯金朝那张桌子跨出一步，拿起上面的一枝已经

枯萎的花楸，凑近鼻子闻了闻。这枝花楸除了花的香味，不可能有别的什么气味，但民警却拿着嗅了好一阵子，一会儿凑到这个鼻孔闻闻，一会儿又送到另一个鼻孔嗅嗅，终于在他的脸上堆起了透着风流而又诡谲的笑容。

“哎呀，格纳季·尼古拉耶维奇！”他用俱乐部主任的那种音调说道，“我第三次请您原谅，不过这枝花楸只能说明您同女售货员杜西卡又好上了……”

“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亲爱的……”

“哟！格纳季·尼古拉耶维奇，亲爱的，”民警也高声喊起来，并把拿着花楸枝的手紧贴在胸前。“我可是没说您的什么坏话，您愿意爱谁就爱去吧，不过这枝花楸除了表明您喜欢杜西卡外，决不会有别的意思……首先，她总爱在九月里戴这种花，还洒“铃兰”香水呢；还有，昨天有几个开拖拉机的小伙子下班后想弄点伏特加喝喝，可是杜西卡竟连个影儿也不见——店里、家里都不在，格里什卡·斯托罗热沃伊那儿也没找到。我也犯愁了：这个杜西卡能上哪儿去呢？……原来她在您这儿，是吗？格纳季·尼古拉耶维奇！看来她是待在这里罗！”

“是的！”主任低声承认。“是的，叶夫多基娅·米罗诺夫娜在这里待过。”

“爱情又回到你们身边了，是吗？”

“爱情的道路难以揣测，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您知道，人一旦到了花儿凋谢的年岁……”

“知道，我知道，”阿尼斯金很爽直地同意了他，“不过眼下的问题不在这里，格纳季·尼古拉耶维奇，而在于详细地说明事实真相……尽管您的沙发上灰尘那么厚，我还是要轻轻地坐下去，请您把能讲清楚的都谈一下。咱们不必着

忙，现在还是早晨——您这就谈谈事情的全过程，详细地讲一讲吧！……”

阿尼斯金说完后就往沙发上一坐。沙发轧轧地响了起来，一直深陷到地板上，扬起一阵灰尘，使他不禁打了个喷嚏，他用明亮而安详的眸子向主任投去一瞥。

“那么，您从头谈起吧……”

“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主任用动听的嗓音讲了起来，他无可奈何地把头一甩，使得一头长发象扇子似地散开。“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我万分尊敬您和您的全家，但是要重提男人生活中的隐私，会触动令人痛苦的心弦，这有必要吗？……”

“不提往事也可以，”阿尼斯金心平气和地说，“也可以，格纳季·尼古拉耶维奇，不过这样的话，您的手风琴我就无法找回来了。这架手风琴终究值三百五十卢布哩。您讲讲事情的经过吧……您什么时候关俱乐部的门的？”

“晚上十一点，这是区文化管理局再三强调过的……”

“后来呢？”

“叶夫多基娅·米罗诺夫娜，如果可以这样叙述的话，当时她已经在这间称做“化妆室”的房间里了……”

“往下讲！”

“后来，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后来……”

“讲吧，讲吧！”

俱乐部主任格纳季·尼古拉耶维奇·帕兹德尼科夫绞着双手，把头低了下去，两耳烧得通红，就象阿尼斯金仍然显得有些风流地擎在手里的花楸的两颗果实；相反，他那蓝中透红的行政长官式的鼻子却变得煞白。阿尼斯金瞧着他，咧开嘴笑了，问道：

“为什么不到杜西卡家里去呢？想当年初恋那阵子，您不是天天晚上在她家里待得很晚么？”

“这个，费奥尔多·伊万诺维奇……”

“说呀，格纳季·尼古拉耶维奇……”

“您要明白，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

“怎么啦，再往下说呀！……”

“格里戈里·谢苗诺维奇·斯托罗热沃伊！”俱乐部主任简短地回答说，“斯托罗热沃伊同志！”

听了这话，阿尼斯金赶紧低下头，下意识地闻了闻手中的花楸，噙起了嘴。在民警的胸膛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猛地翻腾了一下，过了一会才渐渐平静下来。他抬头望着窗户格子，若有所思地说：

“这一点应该理解为——您是担心在杜西卡家里会被格里什卡·斯托罗热沃伊撞见，所以就……”

“这个人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主任深信不疑地、急躁地答道，“要是您知道，费多奥尔·伊万诺维奇，他用怎样的眼光盯着我……”

“眼光又怎么样呢！”阿尼斯金仍然若有所思地说，又一次闻了闻花楸。“眼光么，何必介意，格纳季·尼古拉耶维奇，不过这小子好打架……他，这个下流坯，今年春天打了桑卡·潘科夫，尽管当时桑卡是同自己的两个兄弟一起在俱乐部附近，可是连他的两个兄弟也挨了揍。格纳季·尼古拉耶维奇，真可怕！”

“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亲爱的！”俱乐部主任突然喊了一声，痛苦地举起双手。“我知道您是怎么想的，我懂您的意思……”

“说说看！”

“手风琴是公民斯托罗热沃伊偷的！……哎呀！多么厉害的一招！您知道，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为了叶夫多基娅·米罗诺夫娜，这个斯托罗热沃伊想对我进行报复，狠狠地打击我……您知道，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对一个音乐家、演员来说，他的缪斯^①意味着什么！”主任挥舞着双手，快步在房间里走了五公尺，象陀螺似地迅速转了一圈，用手把自己的胸部捶得蓬蓬响。“对于演员，缪斯要比妻子、女人、女友更可宝贵。噢，这个斯托罗热沃伊给了我致命的打击！噢！”

民警喜欢欣赏各种表演。当格纳季·尼古拉耶维奇别开生面地手舞足蹈，用悦耳的嗓音叫嚷时，阿尼斯金舒适地靠在沙发上一声不吭，他怀着敬意朝主任瞅了一眼。当然，不经化妆打扮，格纳季·尼古拉耶维奇的仪容比在舞台上，再加灯光一照，当然要略逊一筹，但即使这样民警还是感到十分满意。

“当然，斯托罗热沃伊知道自己干了什么！”格纳季·尼古拉耶维奇继续说下去，“请您告诉我，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您已经知道，是他，正是他偷了我的镶珠母的手风琴，对吗？请告诉我，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您的侦探的嗅觉难道不正是说明了这一点吗？……”

“侦探的”这个字眼民警阿尼斯金是熟悉的，自己也曾经成千上万次在各种场合提到过它，但是他并未去打断怒气冲冲的主任的议论。因为首先他觉得有趣，其次，当一个

① 缪斯——希腊神话中的九位文艺和科学女神的通称。都是主神宙斯和记忆女神的女儿。其中欧忒耳珀是司音乐和诗歌的缪斯。

——译者

人正在动感情的时候，三言两语是劝阻不了的。所以阿尼斯金等格纳季·尼古拉耶维奇情绪稍稍平静时，才哑了一下嘴，说：

“我们这项工作是这样的，格纳季·尼古拉耶维奇，究竟谁是贼，谁不是，可不是一下子能弄明白的。手风琴也许是斯托罗热沃伊拿的，也许恰恰相反，并不是他……因此您应当冷静点，现在就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吧。俱乐部的门是谁关的？”

“门？喔，门吗！”主任闭口了，并且垂下手。“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这您已经知道，门是我关的……”

“是在喝伏特加之前，还是以后？”

“我总是在喝酒前关门的。”

“都问完了，格纳季·尼古拉耶维奇……您现在在台阶上坐一会儿，我还要在俱乐部里面走一走……”